

永遠懷念伯勵大師

戊戌狗年24節令「大暑」已過。老實說，全球各處無一不是福地，天災人禍悲劇不少。曾記得本港一位著名慈善家鄧肇堅為堪輿天文曆法大師蔡伯勵創刊的通勝日記作序：「趨吉避凶，人之常情。中國通勝之效用，即為此而設。但此是專門學識，內容深奧，不容易盡量利用。外國人士如欲加以研究，更無從入手。蔡君伯勵祖傳堪輿擇日之道，已歷三世，且為每年通勝之編纂人，茲更特製一本精簡而實用之小冊，將錯綜複雜之陰陽五行學理，用符號表達，使社會人士可資參閱，成偉舉也。愛書此為之介。」

芬姐是鄧肇堅居士及伯勵大師的老朋友。芬姐憶述他們的傳奇故事，充滿激情與懷念。芬姐細說當年上世紀70年代，偶爾到鄧肇堅居士在中環的高字樓時，偶然會碰見伯勵大師也在座。每次所見他們的談話都圍繞慈善活動。皆因慈善家鄧爵士經常向社會各界捐贈善款，每次捐善款時，都要誠心向伯勵大師請教，擇取捐款吉日良辰，方為心安。誠是傳奇故事也。捐款予他人尚要找大師擇日，更何況有關商業大事，也會請教伯勵大師，可見大師在慈善家鄧肇堅居士心中，地位是何等重要啊！

香港「忍者」

最近有段頗為有趣的流料新聞，話說日本「忍者的故鄉」不足夠忍者扮演者，需要「高薪海外招聘」，但被有關當局否認。日本的忍者是鎌倉時代到江戶時代（約公元1185-1867年）出現的職業特工隊，與間諜情報人員差不多，個個武功高強，隱於民間。日本忍者文化深遠，現在日本有忍者博物館、忍者表演活動，忍術修煉場，成為旅遊觀光項目之一。

我們香港也有「忍者」，那是旺角居民，忍受了十八年噪音之苦，「忍」功亦高強。現西洋菜街南一段的行人專用區復全日行車，該街道的居民形容這是「重光紀念日」，很是貼切。忍受了十八年噪音，才能回復耳根清靜，這十八年，也等得太久了！如果有能力搬遷，早已遷走，留下來的，只能在忍受中活著，忍了十八年，也真不容易。

如果是要戴助聽器過日子的長者，這點噪音可能只是點綴；如果是十八年前出生的嬰孩，由噪音伴隨成長，已成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惟是搵食餬口的中年人，默默忍受終等到「重光紀念日」的到來。人生有幾十年，何況是十八年？

政府最初推行行人專用區的概念是行人環境改善，減少車輛進入，改善空氣污染，本來是以人為本，但發展下來又凝聚了街頭表演者，地道小吃，小店林立，形成了香港特色文化，成為旅遊景點。

街頭表演者撤出旺角，成了「集體回憶」，「殺街」當天，不是住在該區的市民來湊熱鬧，對「大笪地」大呼不捨。相信香港人都不排斥這種特色文化，每個城市，都應有高中低的文化檔次，何況香港標榜中西文化薈萃，保留特色文化，有此需要，但在哪一區又不擾民，也是確費思量的。

話別蔡伯勵老師

書聲 廖書蘭

忽聞天文曆法堪輿學家蔡伯勵大師於7月26日清晨仙遊，憶起與他老人家的交往點點滴滴，恍如一陣清風拂面而過，一股清泉滲入心田，讓人留下一絲輕愁與哀思。

蔡老師無論春夏秋冬，他經常穿一襲中式長衫馬褂，談吐溫文爾雅，含蓄內斂，絕對稱得上是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滿腹詩書的中國傳統文人。

有人問我：「為什麼蔡伯勵師傅會給妳的新書寫序言？」是啊，的確不容易！他給我的是無價之寶！老人家以96歲高齡賜序於我！記得在五月間，拙書即將付梓之際，我致電蔡大師請他賜序，並約他茶敘。他以疲憊的聲調說：「我會給妳寫序，飲茶就不必了！我已經96歲了，身體差了。」收了電話線，我一方面驚喜，他這麼爽快就應允我了！另一方面也聽得出他似乎不怎麼神清氣爽。六月份我依約到「真步堂」取序言，見到的是蔡伯勵老師的三千金蔡興華女士，她說：「父親多數都在順德老家。」

蔡大師為拙書《被忽略的主角——新界鄉議局發展及其中華民族文化承傳》賜序，言簡意賅：「香港風水北起昆侖，南下五嶺，穿田過脈，再到寶安新界，冒起星樓，創出新界與香港地『迴龍顧祖』珍貴風水局面。自南宋封邑建地以來，香港原居民在此生息發展，貢獻良多。廖書蘭女士用多年時間研究新界歷史，為鄉議局寫下里程碑，聲文並茂，謹為推薦。」幾句話，盡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天文曆法

堪輿學的真功夫。

我與蔡師傅結緣，要追溯自我的恩師何沛雄教授：何教授與蔡大師乃至交。大約在2000年時，我要起一間屋子，需要擇日，恩師沛公介紹我認識蔡伯勵大師，當伯勵老師知道我的屋子建造在高山，他擇了兩個吉日給我，一個是平整地盤開工用的，一個是建造房子開工用的，他知道我因地形的關係煩惱屋子的設計圖，他教導我房屋東南西北的座向、背山面海還是背海面山的利弊、廚房生火之處、清水來源的方位、污水渠道的走向等等，他並沒有向我收費！所以我不認同，坊間所說，蔡伯勵是富貴人家御用的風水師。

他樂善好施，關心社稷，熱愛國家民族，視發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為己任！一些道聽途說，只是片面之詞，對他老人家是極不公允的。從他的葬禮上可看出，擠滿了如潮水般前來弔唁致敬的人，雖然蔡大師後人遵照他生前遺願，不刊登訃文，低調舉行喪禮。但人心是肉做的，您對我們好，我們又怎麼不來送您最後一程呢？

筆者與蔡伯勵老師合影。作者提供



小妹額頭楊子鼻

蘇東坡作詩戲贈某翁妻妾：「十八新娘八十郎，蒼蒼白髮對紅妝。鴛鴦被裡成雙夜，一樹梨花壓海棠」，至今「海棠」還成了千古名句。

蘇小妹也笑過蘇東坡的大鬍子：「口角幾回無覓處，忽聞毛裡有聲傳。」笑得文雅，不失才女風采，可是蘇東坡回敬時就大手筆了；蘇小妹才華飽滿到天庭前伸，蘇東坡於是笑她：「未出庭前三五步，額頭已到畫堂前。」

詩近於謔，女孩子未必會歡喜，蘇小妹有沒有為此大發嬌嗔，《今古奇觀》點到即止，沒有詳細記載，這對姊弟（？）妙句倒給後世傳頌了九百多年。

何以不稱蘇氏兄妹稱姊弟呢，下文自有分曉：

洵必有容人雅量而一笑置之。從故事推測，蘇洵開頭連生二女，蘇小妹必然有姊蘇大妹，蘇軾蘇轍便可能是小妹之弟。故事杜撰則是另一回事。

以對方身體五官和境況取笑，真的要經得起考驗，朋友間戲謔，多只見於讀書時代中小學生，大學之後，開過玩笑的綽號彼此都有默契收斂，畢業若干年後同學會中重聚，更無可能聽到親暱的「矮仔佬」、「肥妹仔」了。

中年後還開得起玩笑，才真是鐵打一樣的深交，像胡適取笑楊杏佛：「鼻子人人有，惟君大得空。平垂一寶塔，倒豎兩煙囪。親嘴全無用，聞香大有功。江南一噴嚏，江北雨濛濛。」

老楊哈哈一笑，這杏佛不就是呆佛了。



胡適常跟楊杏佛開玩笑（拼圖）。作者提供

婆媳關係

《BB來了》讓人議論最多的是婆媳關係。電視劇當然是誇張的，其中盧宛茵飾演的角色是一位老公病逝後才知他有外遇的關太，編劇們就自以為是地把她塑造成潛意識中排斥媳婦的婆婆。

年輕的女人初為人母，也初為人媳婦，既要學習照顧嬰孩，也要學習跟婆婆相處，於是，圍繞着如何育嬰，展開了一場婆媳「惡鬥」。

兩個陌生的女人，為了一個自己愛的男人而走在了一起，但成長的背景、時代不同，自然出現文化隔閡而產生摩擦，從互相猜疑到拌嘴，都很正常。不過，隨着時間的推移，彼此增加了解，芥蒂就會慢慢消除，畢竟都是一家人。

現實生活中也的確有不少夫妻因為婆媳關係處理不好而離婚的。而婆媳問題的產生也往往是住同一屋簷下，尤其是在擁擠的空間下。當中的關鍵是把兩代女人聯在一起的男人——兒子兼丈夫。劇中由黎諾懿飾演的Elvis可以說是處理婆媳關係的高手，角色形象討好，難怪演員也人氣急升。

作為夾在母親和太太之間的男人，難免要承受兩個女人互數不

是嘍，更成為受氣桶，但Elvis不但擅於以幽默手法大而化之，也會花點心思做些「小動作」來化解婆媳之間的心結。其中有一集，他知道太太因為在社交群組「媽媽谷」中跟一群港媽訴苦，說自己的婆婆不是，甚至斷言「奶奶是婚姻最大的破壞者」。被化名悄悄入群的婆婆知道，自然心中不悅。

身為兒子的Elvis不惜令夫妻經營的陪月服務中心「寶安心」出現危機，再製造機會讓媽媽幫太太悄悄解決，令媳婦覺得，婆婆原來嘴硬心軟，且不計前嫌幫自己，明白到育嬰方法或有不同，卻都是出於愛，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大家和好如初。

其實，女人之間的很多矛盾常常並非出自女人本身，而是為了一個所愛的男人，不管是同輩的情敵，還是兩代的婆媳。都是出於愛，想愛護乃至佔有對方，男人如果看得透，千萬不要不理不睬或迴避矛盾，而是坦然面對。只需要點嘴皮和手段，就可把兩個本無惡意的女人擺平，自己也樂得清靜，有個安定的家。可惜，不少男人卻選擇逃避。

心中的芥蒂是人與人相處中的頑疾，唯愛能化解之，但是，一定要表現出來，尤其身邊的人。

百家廊

余瀾

那天上午，天氣好，我們興沖沖出門，去看列寧山，又稱麻雀山。其實，莫斯科一帶是平原，並沒有山，這裡是高地，也就被稱為「山」了。無論如何，這裡是個有名的景點，一車車的遊客過來，一車車的遊客走了。我登上高台，可以望到世界盃的主足球場，但風很大，吹得我發冷，趕緊下台，風小了，對面是莫斯科大學，想就近去看看，過馬路，不料又在維修，給帆布罩住，近了反而什麼也看不到。早前，莫斯科在迎接舉行的世界盃時，到處都見到工地在施工。

到莫斯科，不可能不去參觀南臨莫斯科河的克里姆林宮。它位於莫斯科心臟地帶，是俄羅斯的象徵，總統府的所在地。在俄語中，「克里姆林」是「內城」的意思，它是由一組建築群所組成。保持至今的圍牆長2,235米、厚6米、高14米，圍牆上有塔樓18座，參差錯落地分佈在三角形宮牆上。快到中午午餐時，竟下起雨來，當我們在微雨中走過，看其中最著名的帶有鳴鐘的「救世主塔樓」，而五座最大城門塔樓和箭樓的紅寶石五角星，在細雨中閃閃發光，識途老馬指着說，那就是人們所說的克里姆林宮紅星了！

克里姆林宮，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群之一，是歷史瑰寶、文化和藝術古蹟的寶庫；被稱為「世界第八奇景」。1812年，拿破崙曾下令用炸彈炸毀克里姆林宮，但一場雨及時撲滅火焰，建築群大部分被保留下來。進入克里姆林宮，必須通過安全檢查，而且規定手提包不准超過A4紙張那麼大，至於背包，不論大小，都免談。六月在莫斯科期間，夏雨說下就下，出門必須帶傘，以防萬一。但那雨，大多下得不久，可是去克里姆林宮那天，卻是長命雨，從早下到晚。等到我們離場，那雨卻停了，太陽出來了。有人笑說，太陽害羞，躲到我們走了，它才露臉！

因為下雨，我們躲到最著名的殿廳格奧爾基也夫大廳，既避雨，但主要是參觀俄羅斯工匠巧奪天工的建築傑作。大廳呈橢圓形，圓頂上掛着六個鍍金兩支形吊燈。據稱，每個吊燈重1,300公斤。再仔細看看，圓頂和四周牆上繪有十五至十九世紀俄羅斯軍隊贏得勝利的各場

戰役的巨型壁畫。而在大廳正面的18根圓柱上，頂柱都塑有象徵性的勝利雕像。當我們徘徊大廳裡，便感受到那種戰爭場面的震撼。

徘徊克里姆林宮，有一座建築高高地矗立在建築群中，有鶴立雞群之感。識途老馬指着說，那就是伊凡大帝鐘樓。它高81米，是古時的信號台和望台。走到其左側，是「炮王」，鑄造於1586年，重40噸，炮口直徑達0.92米，可以容納三個人同時爬進。炮前堆了四顆炮彈，每顆重達兩噸。炮架上有精美的浮雕，其中包括沙皇費多爾像。再走到右側，那是「鐘王」，它建造於1735年11月20日，高5.87米，直徑5.9米，重達200噸，上面刻有精美圖案，如沙皇阿列克謝和皇后安娜等，可是造成後，敲第一下便出現裂痕，被稱為「從未發聲的鐘」。我在炮王和鐘王之間走動，那雨時下時停，左前方是普金辦公的地方，識途老馬開玩笑，普金就在二樓辦公，你走過，也帶他會跟你打招呼呢！

紅場，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廣場，位於克里姆林宮東端的一端，經過多次的改建和修建，依舊保持原樣，路面還是當年古老的條石組成，青光發亮，顯得古樸整潔。我本來以為，紅場名氣那麼大，應該和天安門廣場差不多大，不料現場一看，紅場南北長695米、東西寬130米，總面積9.035平方米，呈不規則的長方形。比起天安門廣場，大約只有它的五分之一。我本來想去看看西側的列寧墓，不料正在維修，用帆布蓋上，沒能看見。每當有俄羅斯重要儀式時，領導人就站在列寧墓上觀禮。

在印象中，紅場應該是紅色的，但其實不然，我並沒有見到紅色。紅場原稱是「托爾格」，意為「集市」。它的前身是十五世紀末伊凡三世在城東開拓的「城外工商區」。1517年，廣場發生大火，因而被稱為「火災廣場」。1662年改稱為「紅場」。識途老馬說，但請別誤會，這「紅場」並非紅色的廣場的意思，在俄語中，紅色有美麗的意思，紅場之意就是「美麗的廣場」。這一說，把我原先一直誤解消解了。

紅場東正教南端的聖瓦西里主教堂座，被視為俄羅斯的代表象徵之一，也是世界奇景之

一。老馬指着這教堂說，那是受沙皇伊凡四世所託，為紀念其征服哈山汗國而於1555至1561年建造的，為當時莫斯科的最高建築。教堂雖不大，卻集合了九間禮堂，該教堂，尤其是「耶穌升天教堂」（1530年）和「施洗約翰首教堂」（1547年）的設計，跟隨了同時代穹頂教堂風格。

老馬說，聖瓦西里主教堂最初的設計，是建造一群小禮堂，每一座禮堂代表一個聖人，其意思是說，每到一個聖人的節日，沙皇就打贏一場戰爭。可是建造的結果，中間一個單獨的塔，把所有空間都整合成一個教堂。傳說伊凡四世對這座教堂非常滿意，為了阻止其他人設計出同樣美麗的建築，他命人把建築師波斯特尼克·雅可夫列夫的眼睛弄瞎。倘若屬實，又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望著那主教堂座，並沒進去。我忽然想起到過的莫斯科金環小鎮，謝爾蓋耶夫鎮了。「謝爾蓋耶夫聖三一教堂」是由聖三教堂、杜霍夫教堂、聖母升天教堂、沙皇宮殿和88米高的鐘樓組成的美麗建築群。裡面收藏着眾多的古俄羅斯繪畫精品、貴金屬和寶石古董。我進入有四個洋葱頭形藍色圓頂、一個金色大圓頂的「聖母升天大教堂」，這是沙皇伊凡四世於1585年下令修建的。其實是克里姆林宮聖母安息大教堂的翻版。教堂內天花頂高高，氣氛肅穆神聖，燭光搖曳，不准喧嘩，有專人維持秩序。參拜的人們排隊，每人畫着十字架，輪候神父祈福。走到外面，一群鴿子在地面上點頭啄遊人提供的玉米粒，旁若無人。有頑童一揚手，鴿群受驚群起高飛，不見動靜，一會又飛回，依然啄食玉米粒。

「俄羅斯套娃」鼎鼎大名，到處都有售賣。而它的產地，正是在莫斯科謝爾蓋耶夫鎮，我曾經到套娃製造廠參觀，並參與製造程序，可惜所畫出的公仔，無法入目。只好狼狽回到



雨中的克里姆林宮。作者提供

真正的詩意在內心

持原狀，乾而不枯，散發着一股淡淡的清香，恍若弘法寺的檀香。於是在抽屜裡翻出一個木製的小鏡框，找張白紙，題了幾句話，連同樹葉一起鑲進去，白底黑字的紙張襯托着經絡分明的乾成淡黃色的樹葉，別有一番古典的風情，擺在陽台的小茶几上，在綠意環繞中，平添了幾分典雅的韻味。搬到舊屋的第一個年三十晚上，和朋友一起開車去花市，正趕上花檔收拾殘局的時候，在滿地的殘花破盆裡，我和朋友驚喜地發現了幾株巨大的桃樹，於是，一人扛了一株，賊一般逃回屋上把樹藏好。感覺有便宜可佔，又回去搬了幾盆小花，當然後來花了少量的錢買花。因為撿了桃花，我和朋友都認為，新的一年就算不大展宏圖，至少也有旺盛的桃花運可行吧。

那幾盆小花，在美麗的小花盆裡絢爛地盛開，鮮紅的，粉紅的，紫紅的，紫藍的，無聲地裝點着我平凡的小陽台。那株桃花，也嬌艷地開過了正月，還認真地長出數片綠葉，結了幾個枸杞一般大的桃子。果真，這一年，結婚多年的朋友懷孕了，而我當時所經營的文化公司的業務也漸漸地好了起來。

舊屋的樓下種了很多白玉蘭，夜深時分，誘人的花香會隨風飄上樓。我的辦公室離舊屋很近，

我喜歡在夏日的黃昏，下了班，踩着夕陽的影子走回家。那時候樓下的白玉蘭樹又矮又小，卻照樣開滿了馥香的花朵。於是在暮色的掩映下，我便總是懷着幾分少女時代的俏皮和冒險心，偷偷地摘下幾朵含苞欲放的玉蘭花，握一手的清香，然後緊張地一口氣跑回家中。

所有的顏色中，我一向最喜紅色，尤其是鮮紅，我認為那是一種生命的顏色，也是一種詩意的顏色。因此我在陽台上種的花大多是紅色的，到了盛夏，便和樓下已長到窗台高的鳳凰花遙相呼應，那幾株只在夏季短暫開放的鳳凰花，總是如同火焰般一簇簇地燃燒在翠綠的碎葉裡，觸目驚心，像血液之於生命。

花草種植的時日長了，便自然而然地成了房屋的一部分。因此，搬離舊屋的時候我只搬走了自己的書籍和日用品，傢俱和花草都留下給租客，想留給他們一個詩意棲居的環境。舊屋離南山不遠，站在陽台上便可以遠眺大南山。閒暇的日子，在陽台上泡一壺茶，坐下品茶，花香縈繞，便有了「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意境。

如今舊屋的陽台空空，曾經美麗的花草盪然無存。其實真正能夠讓人詩意棲居的，並不是環境，而是一顆詩意的心。